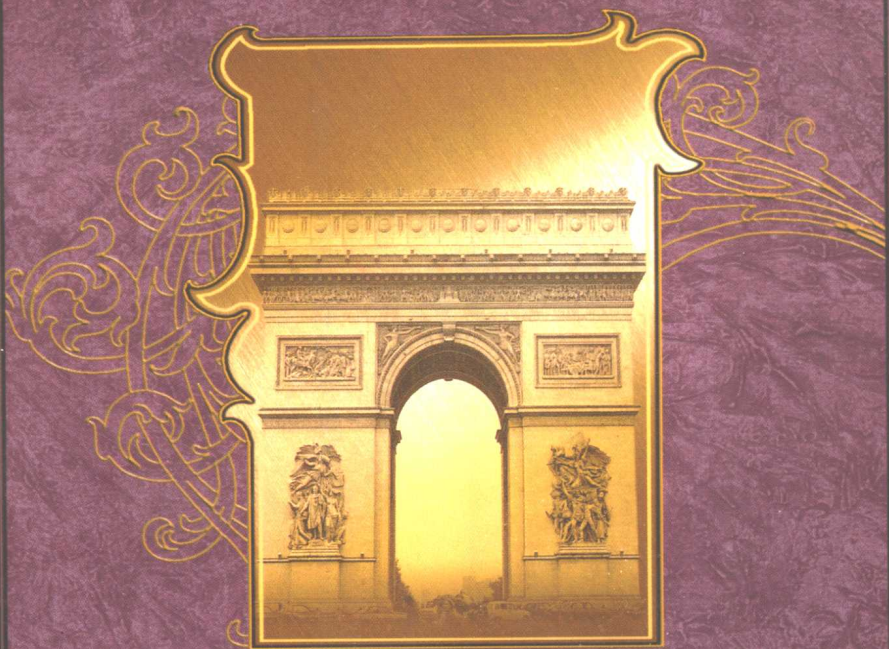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究丛书

法国文学散论

吴岳添 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文学散论/吴岳添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11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5060-1603-6

I. 法… II. 吴… III. 文学研究—法国—文集

IV. I 565.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881 号

法国文学散论

FAGUO WENXUE SANLUN

吴岳添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 <http://01.peoplespace.net>

E-mail: 01@peoplespace.net

北京市云西华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85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ISBN 7-5060-1603-6 定价: 22.00 元

丛书总序

钱中文

今年春节,铁夫先生从湘潭打来电话,说湘潭大学中文系要出版一套关于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方面的丛书,嘱我写篇序言。我考虑到自己在这方面不很在行,一时颇为犹豫,但铁夫先生邀我再三,盛情难却,自然只好答应下来了。接着季水河先生趁来京之便,就将丛书的有关材料送给了我,供我翻阅。

在新时期,各个大学中文系都开设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先是看到各种讲义、外国文学史一类的书籍,随后出现了带有学术研究特色的国别文学史、外国作家评传以及外国文学理论、流派思潮的专著。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文化思潮传播开来,受到这一思潮浸润的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外国文论、外国文学研究,又呈现了一派活跃的趋势。一些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就不断表现了自己的实力与优势,湘潭大学就是其中之一。短短的十多年间,湘潭大学的教学、科研相长,是很有成绩的,自然还应看到这里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奋力向上的集体。我很赞赏黎跃进先生说的:“以张铁夫先生为首的湘潭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群体,是个精干又富于活力的群体,几年里大家互相关心与支持,经常切磋讨论学术问题,一起参加课题研究,在和睦、严谨、活泼的氛围中共

同提高。”这就是原因了。

铁夫先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专攻俄国文学,特别是普希金。果然经过锲而不舍的多年努力,他掘下了一口深井,成了我国最有成绩的普希金研究家之一。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从事过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喜欢普希金那些充满青春激情的诗篇,只是我的研究兴趣很快转到文学理论方面去了,改了研究的重点。但是俄罗斯伟大诗人的那感情馥郁、气质优雅、富于声韵、节奏响亮的诗歌,至今令我神往。每当我翻阅藏书,遇到 20 世纪 50 年代版的普希金文集,我总要抽出其中的短诗集,打开书页,轻声诵读我喜欢的诗章。前几年,当我接到铁夫先生主要执笔的《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和不久后他寄我的《普希金与中国》两书,稍稍翻阅之后,我很惊讶,在中国可以把普希金研究得如此深入,中国学者在普希金研究方面有了发言权;而且通过介绍,使我了解到一些研究普希金的新秀,也竟是成绩斐然,心里不觉感到由衷的高兴。

翻阅丛书书目,我发现,研究普希金的不仅仅有铁夫先生,还有其他三位学者,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普希金的作品与思想,以及和我国文学的关系,可见铁夫先生的影响之深。当然,这些学者专长已在其他文学现象的研究方面。这里我先要提及的是曾思艺先生。他对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研究,也是很突出的。据我过去所知,就是俄国学者对这位杰出的抒情诗人的研究,也并不是很多的,当然已是事隔多年,不知现在俄罗斯学界对这位诗人研究的情况如何。曾思艺先生就丘特切夫写下了 40 万字的专著,不能不说这是对治学的追求与执著了;而对有些俄罗斯诗人如尼基丁、古米廖夫等人的探讨,恐怕在我国也还不多见。曾先生把文本、文化、比较研究,结合到了一起。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季水河先生,偏重理论方面,他主编过文学原理等著作,理论修养好,兴趣广泛,成果丰硕。他从比较的视野,探讨文学与美学;从文化的视野

探讨了 20 世纪末我国文学创作的流向,对一些文学现象有所褒贬;从当代视野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与发展,从而形成了他的开阔的多维视野。黎跃进先生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方面切入,力图以跨文化的比较角度,探讨民族文学的本质特征。他的成仿吾、谢冰莹与外国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是很有新意的。罗婷教授的文论探讨,偏重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欧美文学的研究,已有几种专著问世,特别引起我感兴趣的是她对克里斯特娃的文论探讨,像她这样深入,在国内当属前沿。此外,我当然要谈到吴岳添先生,他是我的老相识了。他以《法国文学散论》加盟湘潭大学学者的这套丛书,我觉得这就使这套丛书的范围拓宽了。岳添先生著述很多,这是他精心挑选的一个集子,有理论、流派、作品研究,我平时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材料丰富,议论精当。

每当我想起湖南,总觉得那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风物灵秀,活泼奔放,真个是钟灵毓秀之地,那里有我不少朋友和同行。湘潭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一学术群体,有我的老朋友,也有未曾谋面的新朋友,他们大都年富力强,埋头苦干,功底扎实,奋发有为。

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我总觉得这是一门十分困难的学问。你要比较,那你应该对你比较的对象要有真正的理解,要有真正的发言权。所谓发言权,就是你真正研究过你所要比较的对象,本国的、外国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现象,在对中外的某几个作家、某段文学史的研究中,你确有所心得,有见解,否则你比较什么,又怎么比较?那些表面的文学现象是谁都能见到的。比较是一种有真正识见的过程和境界,是一种有所创新的境界。我想,湘潭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术群体,走了这条路子,在作家研究上有所突破,有了底气,也获得了真正的发言权。然后以点带面,进入了这个过程与境界,现在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界崛起的一支极有实力的

队伍,一支很有前途的“湘军”了。

这套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含量的丛书的出版,正是这一集体的学术风采的展现!

我真诚地祝愿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目 录

理论与流派

法国左翼文学运动	(3)
全面理解恩格斯对左拉的评价	(23)
浪漫主义小说导论	(28)
自然主义小说导论	(38)
超现实主义简论	(45)
加洛蒂文艺思想研究	(65)
关于“无边的现实主义”问题	(97)
社会学批评和发生学结构主义	(106)
文本社会学——社会学批评的新发展	(118)
《法国文学流派的变迁》序	(133)
从文学流派的演变看文学的传统与创新	(138)
萨特的《间隔》和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151)
法国现代派文学中荒诞形式的演变	(159)
荒诞的小说与异化的世界	(171)

作家与作品

法国戏剧概述	(185)
法国童话的今昔	(195)
寓言作家拉封丹	(199)

卢梭——孤独的启蒙思想家	(202)
大仲马——浪漫主义的通俗小说家	(205)
人道主义者法朗士	(218)
罗曼·罗兰和他的《名人传》	(243)
侦探小说史上的丰碑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序言	(265)
《蒂博一家》——马丁·杜加尔的反战杰作	(272)
圣埃克苏佩里——伟大的战士 优秀的作家	(281)
《大家族》——一朵带刺的玫瑰	(286)
让·热内的《小偷日记》	(293)
贝克特和他的荒诞剧	(296)
语言奇才佩雷克	(300)
罗伯-格里耶，著名的陌生人	(308)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生	(312)
娜塔丽·萨洛特的创作道路	(316)
以写“性”著称的作家——米歇尔·乌勒贝克	(325)
《非常关系》译后记	(336)
流亡法国的外国作家	(340)
安德烈·马金——来自西伯利亚的法国小说家	(344)
法国当代短篇小说概况	(353)
20 世纪法国文学的回顾	(364)
20 世纪 90 年代的法国文学	(369)
编后记	(374)

理论与流派

法国左翼文学运动

法兰西民族一向以绚丽多彩的文化著称于世。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法国文学对世界文学始终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19世纪末开始，法国文坛更是流派蜂起、新人辈出，形成了后浪推前浪的繁荣景象。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它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文学）的变化和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在政治、经济、哲学以至艺术等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刊物琳琅满目，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当然，像《虚构的马克思主义》（1970）的作者雷蒙·阿隆那样的右翼理论家也大有人在，例如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就认为，必须创立一个与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迥然不同的新学科来研究马克思的起源和发展，并把这个学科称为“马克思学”。但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马克思的深远影响。

不过据笔者所知，法国至今还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或一部专论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现代文学关系的著作。这是否意味着它对文学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呢？完全不是，而且恰恰相反。法国从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到当代马克

思学说研究者路易·阿尔都塞，在一个世纪里产生了许多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作家和批评家。然而要具体地分析这种影响，却是一个十分困难而棘手的问题。因为作家和批评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人而异，而一个作家也往往因形势的变化而采取前后不一，甚至截然相反的立场；而且“从1920年起，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便与一种由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混为一谈了。”^①马克思主义和法共虽然有着必然的联系，却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何况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苏联的文艺路线，而某些问题的是非恐怕还要留待历史去作结论。因此本文只是对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艺思潮、作家和批评家作一点简单的介绍，按年代顺序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一 1921 年以前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早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马克思和巴黎的无产阶级便有了初步的接触。但是，“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②。1870年的巴黎公社，也是“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③，在第二个时期，即1872—1904年，“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④。法国工人党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① 热尔曼·布雷：《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第2卷，1920—1970》，阿尔托出版社，1978年，第164页。

②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④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页。

的直接领导下，于1879年建立起来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广泛传播，应该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了。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文学上的反映则要更晚一些。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之后，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了空前规模的发展，吸引了不少进步的作家。不过他们几乎都未能从人道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原因是中欧和西欧的社会党普遍地受到了第二国际内部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尽管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除了保尔·拉法格之外，法国还是出现了以巴比塞和法朗士为代表的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进步作家。

保尔·拉法格（1842—1911）是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的学生和女婿。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才能的、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①，而且是法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的基本原则，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复杂的文学现象，把作品或人物看做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从而揭示出它们的社会和阶级根源。他的论文《浪漫主义的根源》暴露了没落的、在革命中投机的贵族阶层的丑恶嘴脸；他对都德的《萨弗》的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卑鄙恶劣的情欲心理；他对左拉的评论则是关于现实主义的精辟论述。当然，拉法格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同他在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有错误观点一样，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客观条件下，由于对艺术规律认识的不足，他的文学批评也往往失之于片面和简单化，例如他在《雨果传说》中对雨果的批判便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是法国文坛的大师，1921

^① 《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6页。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社会改良派领袖饶勒士的影响下接受了社会主义信仰，成为法国进步力量的代表人物。他的幻想小说《企鹅岛》（1908）和《天使的反叛》（1914），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他直到十月革命之后，才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1918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了对马克思的景仰：“卡尔·马克思在1871年就预言了今天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具有非凡天才的人。”^① 1921年1月他以77岁的高龄加入了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法国共产党。

亨利·巴比塞（1873—1935）青年时代的诗歌曾多次获得桂冠。1914年，年过四十的巴比塞作为一个普通的步兵上了前线，在战壕里染上了肺病和痢疾，切身体验到士兵们在血泊和泥泞里的悲惨生活，并作了详细的记录。他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的惟一东西就是一本又脏又破的笔记。所以他从1915年末开始，只用六个月便写出了杰作《火线》，副标题是《一个步兵班的日记》。它通过一群士兵革命化的过程，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性质，表明巴比塞已经从和平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斗士。

1918年9月，巴比塞发表了《光明》。小说的主人公西蒙是一个小职员，本来是一个典型的庸人，但是经过战争的考验，却主张要“打碎锁链，消灭一切特权，争取平等”。列宁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认为它“非常有力地、天才地、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完全无知的、完全受各种观念和偏见支配的普通居民，普通群众，正是因受战争的影响而转变为一个革命者”^②。

① 克洛德·阿韦林：《走向美好时代的阿那托尔·法朗士，社会活动三十年》，爱米尔·保尔出版社，1949年第1卷序言，第28页。

② 《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8页。

1919年，巴比塞和保尔·瓦扬·古久里·雷蒙·勒菲弗尔共同创办了进步的文化组织“光明社”，亦称为“知识分子国际”，它的刊物就叫做《光明》。光明社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介绍苏维埃的文学，在最初几年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1921 - 1932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在20年代期间，在大多数国家都找到了它的信徒和追随者。”^①这是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产生的直接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后在苏俄社会上很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1920年7、8月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成立之后，制定了在各国建立相应协会的计划，因而导致西方各国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文学流派。但是出席会议的法国代表雷蒙·勒菲弗尔乘船回国时在海上遇难，使在法国建立协会的计划成了泡影，因此法国的各种流派又并非无产阶级文化派这股“左”倾文艺思潮的直接产物，所以法国文坛便出现了特别复杂的局面。

以安德烈·泰利纳和列昂·勒莫尼埃为代表的民众主义没有什么宗旨，它主张脱离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观点，只是含糊地表示要反对“坏的文学”。直到1929年出名之后，才不得不提出一些如“一切作品都要描写人民”、“要继承现实主义传统”之类的口号。在民众主义之前成立的亨利·布拉伊领导的无产阶级作家小组，否认他们受到苏俄的影响，而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来自法国

^① 雷内·维莱克：《批评的概念》，金言译，《外国文学动态》，1982年第9期，第54页。

文学的传统。他们对笼统地提出“描写人民”，实际上是描写小人物而不是描写工人阶级的民众主义嗤之以鼻，主张“无产阶级的文学是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作家所描写的无产阶级的生活”^①。即作家的出身和作品的内容都必须是无产阶级的。其实这种主张也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就连布拉伊小组里的成员也并不都是纯粹的工人。

这时法国文坛上又异军突起，杀出一群对大战后的社会极为不满，进而全盘否定现实的年轻人，这就是由达达主义演变而来的超现实主义。他们极度夸大情欲的作用，对一切优秀的古典作家都大肆攻击。法朗士逝世之后，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布勒东（1896—1966）诬蔑他是“白痴、叛徒和警察”，阿拉贡（1897—1982）当年也破口大骂法朗士是“一具死尸”。这些充满破坏精神的青年为了表示他们对现实的反抗，主张在下意识状态和梦幻中进行“创作”，以求达到超现实的境界。超现实主义是象征主义、否定一切文化传统的达达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混合物，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新形势下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创办了《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并且一再发表宣言，极力表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是法共拥有巴比塞这样的明星，不把这批标新立异的年轻人放在眼里，所以超现实主义者们大为光火，把巴比塞视为眼中钉。

在1920年12月图尔大会上，由法国社会党分裂而产生的法国共产党，到1926年为止始终忙于内部组织，顾不上对付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流派。同时它也意识到，在法国创造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要比在苏联困难得多，所以党的领导人对

^① 让·皮埃尔，A. 贝尔纳：《法国共产党和文学问题，1921—1939》，莱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这个问题总是保持沉默。另一方面，老一代的社会党人在共产党内处于领导地位，他们对苏联的观点并不亦步亦趋。1924年法朗士逝世后，苏联报刊认为法朗士在政治上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从无产阶级文学的角度来看，他也不是苏联要学习的典范。但是法共却把无产阶级文学撇在一边，把法朗士的政治观点和艺术成就相提并论。法共主席加香认为“阿那托尔·法朗士不仅是一个文笔极其优美的作家，而且也参加了战斗和党派”^①。

当时各种无产阶级文学流派都无力与法共匹敌，因为它拥有真正的革命作家。巴比塞早在1920年就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只是出于如何对党的事业更为有利的考虑才留在党外。1923年，在白色恐怖加剧、法共全体政治局委员被捕的严重关头，他毅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因为我赞同他们的思想，我应该承担由此产生的危险。”^②巴比塞于1924年发表小说《镣铐》，通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揭示剥削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从1926年起任《人道报》文学主编，是法共在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权威。

保尔·瓦扬·古久里（1892—1937）是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革命家和文学家，法共成立时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人道报》的编委。他写过许多政论和一些歌颂十月革命的诗篇，1927年发表短篇小说《盲人的舞会》，揭露了资产阶级阔太太们愚弄因在战争中负伤而双目失明的老兵们的“慈善行为”，还和朋友合写了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七月老爹》。

但是这两位革命作家在光明社内部却越来越受到排挤。一些热衷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年轻作家加入光明社之后，不断挑起

① 《人道报》，1924年10月16日。

② 雅克·杜克洛：《共产主义者巴比塞》，贝雅克、杜克洛、让·弗莱维尔合著：《亨利·巴比塞》，社会出版社，1946年，第54页。